



第一卷

蒙田全集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马振聘 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第一卷

蒙田全集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马振骋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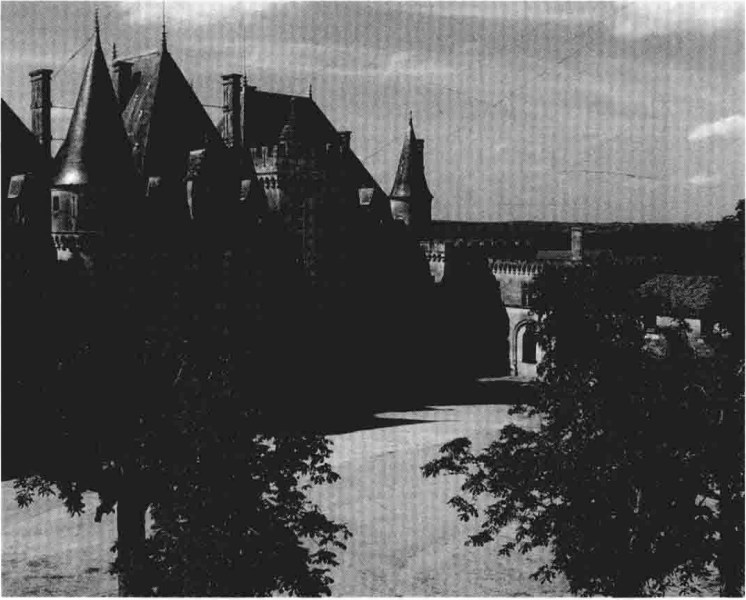
Montaigne
Oeuvres complètes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蒙田肖像



蒙田古堡主楼（卢岚提供）

第一卷
三卷
随笔集



译 序

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”

马振骋

(一)

米歇尔·德·蒙田(一五三三至一五九二),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蒙田城堡。父亲是继承了丰厚家产的商人,有贵族头衔,他从意大利带回一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,让米歇尔三岁尚未学法语以前先向他学拉丁语作为启蒙教育。

不久,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副市长,全家迁往该市。一五四四至一五五六年,父亲当波尔多市长,成为社会人物,得到大主教批准,把原本朴实无华的蒙田城堡改建得富丽堂皇,还添了一座塔楼。

一五四八年,波尔多市民暴动,遭德·蒙莫朗西公爵残酷镇压。由于时局混乱,蒙田到图卢兹进大学学习法律,年二十一岁,在佩里格一家法院任推事。一五五七年后在波尔多各级法院工作。一五六二年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,其后还曾两度担任波尔多市市长。

蒙田曾在一五五九至一五六一年间,两次晋谒巴黎王宫,还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拉克。住过一年半后回波尔多,世人猜测蒙田在期间欲实现其政治抱负,但未能如愿。

一五六五年,与德·拉·夏塞涅小姐结婚,婚后生了六个孩子,只有一个幸存下来,其余俱夭折。一五六八年,父亲过世,经过遗产分割,

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领主。一五七一年，才三十八岁即开始过起了退隐读书生活，回到蒙田城堡，希望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，在平安宁静中度过有生之年”。

那时候，宗教改革运动正在欧洲许多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，法国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内战更是从一五六二年打到了一五九八年，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，颁布南特敕令，宽容胡格诺派，战事才告平息。蒙田只是回避了烦杂的家常事务，实际上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都听在耳里。他博览群书，反省、自思、内观，那时旧教徒以上帝的名义、以不同宗派为由任意杀戮对方，谁都高唱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，蒙田对这一切冷眼旁观，却提出令人深思的隽言：“我知道什么？”

他认为一切主义与主张都是建立在个人偏见与信仰上的，这些知识都只是片面的，只有返回到自然中才能恢复事物的真理，有时不是人的理智能够达到的。“我们不能肯定知道了什么，我们只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其中包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”。

(二)

从一五七二年起，蒙田在阅读与生活中随时写下许多心得体会，他把自己的文章称为 Essai。这词在蒙田使用以前只是“试验”、“试图”等意思，例如试验性能、试尝食品。他使用 Essai 只是一种谦称，不妄图以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作为定论，只是试论。他可以夹叙夹议，信马由缰，后来倒成了一种文体，对培根、兰姆、卢梭（虽然表面不承认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在我国则把 Essai 一词译为“随笔”。

这是一部从一五七二至一五九二年逝世为止，真正历时二十年写成的大部头著作，也是蒙田除了他逝世一百八十二年后出版的《意大利

游记》以外的唯一作品。

从《随笔》各篇文章的写作时序来看，蒙田最初立志要写，但是要写什么和如何写，并不成竹在胸。最初的篇章约写于一五七二至一五七四年，篇幅简短，编录一些古代轶事，掺入几句个人感想与评论。对某些萦绕心头的主题，如死亡、痛苦、孤独与人性无常等题材，掺入较多的个人意见。

随着写作深入，章节内容也更多，结构也更松散，在表述上也更具有个人色彩和执著，以致在第二卷中间写出了最长也最著名的《雷蒙·塞邦赞》，把他的怀疑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。这篇文章约写于一五七六年，此后蒙田《随笔》的中心议题明显偏重自我描述。

一五八〇年，《随笔》第一、二卷在波尔多出版。蒙田在六月外出旅游和疗养，经过巴黎，把这部书呈献给亨利三世国王。他对国王的赞扬致谢说：“陛下，既然我的书王上读了高兴，这也是臣子的本分，这里面说的无非是我的生平与行为而已。”

蒙田在意大利畅游一年半后，回到蒙田城堡塔楼改建成的书房里，还是一边继续往下写他的《随笔》，一边不断修改；一边出版，一边重订，从容不迫，生前好像没有意思真正要把它做成一部完成的作品。

他说到理智的局限性、宗教中的神性与人性、艺术对精神的疗治作用、儿童教育、迷信占卜活动、书籍阅读、战马与盔甲的利用、异邦风俗的差异……总之，生活遇到引起他思维活动的大事与小事，从简单的个人起居到事关黎民的治国大略，蒙田无不把他们形诸于笔墨。友谊、社交、孤独、自由，尤其是死亡等主题，还在几个章节内反复提及，有时谈得还不完全一样，有点矛盾也不在乎，因为正如他说的，人的行为时常变化无常。他强调的“真”不是划一不变。既然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与反应，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这些不同依然是正常的“真”

性情。

蒙田以个人为起点，写到时代，写到人的本性与共性。他深信谈论自己，包含外界的认识、文化的吸收和自我的享受，可以建立普遍的精神法则，因为他认为每个人自身含有人类处境的全部形态。他用一种内省法来描述自己、评价自己，也以自己的经验来对证古代哲人的思想与言论；可是他也承认这样做的难度极高，因为判定者与被判定者处于不断变动与摇摆中。

这种分析使他看出想象力的弊端与理性的虚妄，都会妨碍人去寻找真理与公正。蒙田的伦理思想不是来自宗教信仰，而是古希腊这种温和的怀疑主义。他把自己作为例子，不是作为导师，认为认识自己、控制自己、保持内心自由，通过独立判断与情欲节制，人明智地实现自己的本质，那时才会使自己成为“伟大光荣的杰作”。

文艺复兴以前，在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欧洲，人在神的面前一味自责、自贬、自抑。文艺复兴时期，人文主义思想抬头，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、尊严与个性，把人看作是天地之精华，万物之灵秀。蒙田身处长年战乱的时代，同样从人文主义出发，更多指出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与缺陷，要人看清自己是什么，然后才能正确对待自己、他人与自然，才能活得自在与惬意。

(三)

法国古典散文有三大大家：拉伯雷、加尔文与蒙田。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智慧的代表人物，博学傲世，对不合理的社会冷嘲热讽，以《巨人传》而成不朽。加尔文是法国宗教改革先驱。当时教会指导世俗，教会不健全则一切不健全，他认为要改革必先改革宗教。他的《基

《基督教制度》先以拉丁语出版,后译成法语,既是宗教也是文学方面名著。蒙田的《随笔》则是法国第一部用法语书写的哲理散文。行文旁征博引,非常自在,损害词义时决不追求词藻华丽,认为平铺直叙胜过转弯抹角。对日常生活、传统习俗、人生哲学、历史教训等无所不谈,偶尔还会文不对题。他不说自己多么懂,而强调自己多么不懂,在这“不懂”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。不少观点令人叹服其前瞻性,其中关于“教育”、“荣誉”、“对待自然与生活的态度”、“姓名”、“预言”的观点更可令人听了汗颜。在当时被认为缺乏条理、粗鄙俚俗,带着外省烙印的散文,其实在法国必须等到雨果、巴尔扎克、普鲁斯特的出现才又见到如此炫丽的文笔,如此丰满的形象。

城堡领主,两任波尔多市市长,说拉丁语的古典哲理散文家,听到这么一个人,千万别以为是个道貌岸然的老夫子。蒙田在生活与文章中幽默俏皮。他说人生来有一个脑袋、一颗心和一个生殖器官,各司其职。人历来对脑袋与心谈得很多,对器官总是欲说还休。蒙田所处的时代,相当于中国明朝后期之时,对妇女的限制也并不比明朝稍松,他在《随笔》里不忌讳谈两性问题,而且谈得很透彻,完全是个性情中人。当然这位老先生不会以开放前卫的名义教人红杏出墙或者偷香窃玉。他只是说性趣实在是上帝恶作剧的礼物,人人都有份,也都爱好。在这方面,没有精神美毫不减少声色,没有肉体美则味同嚼蜡。只是人生来又有一种潜在的病,那就是嫉妒。情欲有时像野兽不受控制,遇到这类事又产生尴尬的后果,不必过于死心眼儿,他说历史上的大人物,如“卢库卢斯、恺撒、庞培、安东尼、加图和其他一些英雄好汉都戴过绿帽子,听到这件事并不非得拼个你死我活”。这帖蒙氏古方心灵鸡汤,喝下去虽不能保证除根有效,也至少让人发笑,有益健康,化解心结。

蒙田说:“我不是哲学家。”他的这句话与他的另一句话:“我知道什

么?”，当然都不能让人从字面价值来理解。

记得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过这句俏皮话：“一切哲学都可以归纳为辛辛苦苦在寻找大家自然会知道的东西。”用另一句话来说，确实有些哲学家总是把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说得复杂难懂。

蒙田的后半生涯是在胡格诺战争时期度过的。他在混沌乱世中指出人是这样的人，人生是这样的人生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必然有生老病死。人世中有险峻绝壁，也有绿野仙境。更明白昨天是今日过去，明天是此时的延续。“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存在，这是神圣一般的绝对完美”。“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，有条有理，不求奇迹，不思荒诞”。

蒙田文章语调平易近人，讲理深入浅出，使用的语言在当时也通俗易懂。有人很恰当地称为“大众哲学”。他不教训人，他只说人是怎么样的，找出快乐的方法过日子，这让更多的普通人直接获得更为实用的教益。

早在十九世纪初，已经有人说蒙田是当代哲学家。直至最近进入了二十一世纪，法国知识分子谈起蒙田，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贤人，仿佛在校园随时可以遇见他似的。

(四)

《随笔》中有许多引语，原书中都不注明出处，出处都是以后的编者所加。蒙田的用意在《随笔》第二卷第十一章《论书籍》中说得很清楚：

因为，有时由于拙于辞令，有时由于思想不清，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。……鉴于要把这些说理与观念用于自己的

文章内,跟我的说理与观念交织一起。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,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,他们见到文章,特别是那些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就攻击,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,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斥别人的观念和想法。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,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。

此外,引语绝大多数为拉丁语,小部分为希腊语、意大利语和法语。非法语部分后皆由法国编者增添法语注解。本集根据法语注解译出。

注释绝大部分是原有的,很少几个是参照唐纳德·弗莱姆(Donald Frame)的英译本《蒙田随笔全集》、迈克尔·斯克里奇(Michael Screech)的《随笔全集》中的注释。注释浅显扼要,以读懂原文为原则。

这次《全集》中的历史人物译名,基本都以上海辞书出版社《世界历史词典》的译名为准,少数在词典内查不到的,则以一般规则而译,决不任意杜撰。

《随笔》的文章原来段落很长,这是古代文章的特点,就像我国的章回小说也是如此。为了便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,把大段落分为小段落,在形式上稍为变得轻巧一点,至于内容与语句决不敢任意点烦和删节。

此外,原著目录中各章后面只是一个题目,译本中每章题目下尚有取自正文的几句话,作为便于阅读、突出重点而加的导语。

此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《蒙田全集》是根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“七星文库”的《蒙田全集》一九六二年版本译出的。

原版《引言》

[法] 莫里斯·拉特

蒙田逝世时留下两个女儿，据帕斯基埃说，“一个是婚生的女儿，他的财产继承人；一个是过继的女儿，他的文稿继承人……”，后者是玛丽·勒·雅尔·德·古内，她确像哀悼父亲那样哀悼蒙田。蒙田歿后第二年，她去看望《随笔集》作者的遗孀和孤女，从蒙田夫人手里接过一个本子，上面差不多写满了蒙田在一五八八年版样书边白作的注解，原是为了再版时使用的——两年后，在一五九五年，根据这个本子出版了大部头对开本的《随笔集》。

长年内战使法国一时对暴力感到厌倦，人们准备静心欣赏《随笔集》内俯拾皆是的智慧。那是“正直者的枕边书”，佩龙红衣主教这样说。有一位朱斯图斯·利普修斯称赞作者，观其文如观其人；有一位塞沃尔·德·圣马特称赞说“通篇表述无拘无束，朴实无华”；还有一位德·图说“一个真正的金玉良言研讨会”。皮埃尔·夏隆，另一位“蒙田的见证人”，蒙田因没有儿子做继承者，就把家族纹章的佩带权遗赠给了他。夏隆在《论智慧》一书中，对《随笔集》作出大胆、有力、不掺个人感情的反响，像圣伯夫说的，颇似“《随笔集》的教育版读物”。

对蒙田的最初反应出现于路易十三统治末期。德·古内小姐难辞其咎，她不该活得那么久（卒于一六四五年），成了个老学究，态度咄咄逼人，谈话唠唠叨叨，尽管在一六三五年版中她认为应该加进一篇序

言,说一说自己对偶像的钦慕忠诚,这不但没有平息,反而加强蒙田反对者的反感。他们指责蒙田在书中谈论自己过多,使用借自加斯科涅方言或拉丁语的冷僻字眼。盖兹·德·巴尔扎克经常出入朗布耶府,为蒙田辩护,反对那些“挑剔者”,但是他对蒙田的这种缺乏条理的文章结构也表示不满:“蒙田对自己正在说什么当然是知道的,但是我同时不揣冒昧,也认为他对自己接着要说什么就不一定知道了。”他还补充说,《随笔集》的语言与风格粗鄙俚俗,带上他写作的时代与生活的外省烙印。

巴尔扎克的批评是肤浅的,主要针对形式,而帕斯卡的批评则针对内容。帕斯卡受惠于蒙田的地方很多,但是——据圣伯夫的说法——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在《思想录》中“破坏和摧毁蒙田”,甚至说出《随笔集》的作者“通篇想的只是胆怯畏葸地死去”。萨西、阿诺、尼科尔都是纯正的王家码头派代表人物,对蒙田的态度当然更加严厉,据他们的说法,蒙田“要推翻一切知识,从而也是宗教的基础”。

波舒哀和马勒伯朗士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。前者以宗教的名义,谴责蒙田把人贬低为动物,后者主要责怪他是“骑士型学究”,真不愿意看到《随笔集》竟是一部小故事、俏皮话、二行诗和格言的大杂烩。《寻找真理》的作者继而严厉地说:“为了消遣而读《随笔集》是危险的,不仅因为阅读的乐趣会对读者的感情潜移默化,还因为这种乐趣是出人意外的罪恶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乐趣主要出自淫念,只会维持和加剧人的情欲,这位作者的写作方式所以令人愉悦,只是因为它不知不觉地触动我们的神经,煽动我们的情欲。”

但是,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巴尔扎克和语言纯洁派与下半叶的帕斯卡、王家码头学派、波舒哀和马勒伯朗士不能代表整个世纪。如果说一六七六年把《随笔集》列为禁书,似乎认可了这些先生和奥拉托利会的严厉态度,然而也有另一些来头并不小的人物欣赏《随笔集》。皮埃

尔·莫罗指出：“写《随笔集》的人早已是古典人物，也就是笛卡尔、莫里哀、拉封丹、拉罗什富科、圣埃勒蒙、拉布吕耶尔这样的古典人物，他们的规则存在于自然、理性与正直中。”在十七世纪反对蒙田的人，归根结蒂只是朗布耶府的风雅之士和信仰呆板的作家。

还有必要提一提的是，被罗马封为圣人的神职人员兼作家、文笔优美的弗朗索瓦·德·萨勒，还有一位主教、善于写各类作品的作家让-皮埃尔·加缪，从蒙田书里获取的营养不亚于他读阿米奥的佳作。在其他古典人物与蒙田之间又有多少相近与相比之处！

费迪安·戈安在他出色的拉封丹研究作品中，专有一章题目是《拉封丹与蒙田》，埃蒂安·吉尔松把蒙田与笛卡尔比照。虽则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位大作家做的只是阅读与“摘引”蒙田，有人如拉罗什富科或拉布吕耶尔，不会被隐射与表面现象所迷惑，在他们的《箴言录》或《品格论》中，吸纳了《随笔集》作者的真知灼见。拉罗什富科的两百五十多条箴言在思想和表达上，跟蒙田的某个章节“不谋而合”，而拉布吕耶尔只用三言两语就阻挡了巴尔扎克和马勒伯朗士的攻击，他俏皮地写道：“一个人思想不深，如何能够欣赏一个思想很深的人；另一个人思想太钻牛角尖，也就不适应朴实无华的思想。”《品格论》的作者也是个天主教徒，不会不承认他对蒙田不胜钦佩，读他的书感到喜悦。

在十七世纪不同类型的文人都分享他这样的喜悦。德·塞维尼夫人就对蒙田文章的吸引力赞不绝口，一六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德·格里尼昂夫人的信中说：“我有几本好书，蒙田的书最佳，当人家不想蒙您时，还有何求呢？”德·蒙特斯庞夫人和她的当丰特夫罗修道院大教长的姐姐，也都读过这部书。夏尔·索雷尔把这部书看成是“朝廷与社交界常备手册”。于埃，这是位洞察细微的人文主义者，跟巴尔扎克截然不同，称赞蒙田写了一部谈思想的集子，“信笔写来，也无顺序”，还是

从中看出它“受人欢迎”的深刻理由，因为——他写道——“很难见到一位乡下贵族，不在壁炉上放上一部蒙田的书，以此显示他不同于捕兔子的乡绅”。

十八世纪对他仍不乏好评，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会满不在乎地以自己的方式解释。丰特奈尔在《死者对话》中让蒙田和苏格拉底对话；培尔赞扬他的皮浪怀疑论思想；孟德斯鸠对他发表了这个惊人的看法：“这四位大诗人：柏拉图、马勒伯朗士、沙夫茨伯里、蒙田！”……这张名单上，也许用孟德斯鸠自己换下马勒伯朗士还更合适。伏尔泰驳斥帕斯卡时大声说：“蒙田的设想是很巧妙的，他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地描述自己！因为他描述的是人性……”杜·德方侯爵夫人要贺拉斯·沃波尔读一读蒙田：“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好心哲学家和好心玄学家！”沃夫纳格侯爵平时谈话谨慎，态度严肃，看出“蒙田是他那个野蛮时代的奇才”。

如果说让-雅克·卢梭精神病态古板，不喜欢摇曳多姿的文章，对蒙田持保留态度，那些百科全书派、时尚文人、诗人则把蒙田引为知己，但以自己的情趣去摆布他。格林宣称他“超凡入圣”，议论他仿佛是个“独一无二的”人物，散布“最纯……最亮的光明”。阿让松侯爵的儿子出版了父亲的一部著作，书名叫《论蒙田随笔的情趣的随笔》。若弗兰夫人的女儿德·拉·费泰-安博夫人准备出版蒙田的选集。巴贝拉克名副其实受蒙田的培育。圣朗贝尔在乡下坐在“一棵开花的李树下”读蒙田。德利尔指出“他知道像贤哲那样讲话，像朋友那么闲谈”。安德烈·谢尼埃多处引用蒙田的话。他的弟弟玛丽-约瑟夫看到“蒙田逐渐创造和运用了按自己天才所需要的语言”。人人按照自己的主意塑造他，据为己有。革命派毫不犹豫地把他视为自己“伟大的先辈”，强拉他跟笛卡尔和伏尔泰一起。

夏多布里昂开启和统率了十九世纪，表现出这样的特点，起初提到蒙田时是攻击他，从他的书中就像在拉伯雷的书中看出他是斯宾诺莎的先驱之一（《论古今革命》），继而又接受蒙田，并对《雷蒙·塞邦赞》的作者表示感谢（《基督教真谛》），最后又在自己的《墓外回忆录》中把他跟自己、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比较，仿佛在羡慕蒙田的恬静从容：“亲爱的米歇尔，你说的事轻松愉快，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好心得不到你说的好报……”

第一帝国末期，法兰西学院把颂扬蒙田作为竞赛题，年轻的维尔曼摘取桂冠；这也可说是时代的一个标志吧。然后又是贝朗瑞对蒙田的书“不断地”反复阅读，玛塞琳·德博尔德-瓦尔摩尔喜爱他的书：

全世界在书中出现在我面前，
穷人、奴隶、国王，
我看到一切；我看到自己了吗？

达尔巴尼伯爵夫人读《随笔集》是一种“安慰”；司汤达在写《爱情论》时频繁参照他的这部书；还可以说无处不出现蒙田，德国有歌德、席勒，英国有拜伦、萨克雷，不久美国又有爱默生都赞扬他。

在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中，尼扎尔能够这样写道，“以《随笔集》为契机，开始了一系列杰作，面面俱到表现法国精神的形象”。圣伯夫认为蒙田是古典主义者，“贺拉斯家族中的这类古典主义者”。在那些伦理学家中，只有库辛对他的作家天赋表示异议，可是受到可亲的克西梅纳·杜当的反驳。

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我们的世纪，蒙田这个道德学家和人，受到一部分人议论和另一部分人颂扬。米歇莱，火气十足的米歇莱，声称《随